

致敬,向这群平凡英雄 ——写在山地救援队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

【瞬间感悟】



■陈元邦



接到求助,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。珊瑚/图

因为《平凡英雄》的创作,我走进了这个群体,也从此认识了他们。虽然图书出版已过去三年,但我的关注并未随着书页的合上而终止。相反,正因那段深入的接触,他们的故事久久萦绕在我心底,由此生发的感动,让我更加关注这个群体,关注他们每一次奔赴、每一次伸手。

我视他们的每一次救援为崇高的奔赴——因为每一次逆行,都是一次爱的行动,都为生命点亮希望的灯;每一次救援,都给被困者与他们的家人送去温暖的曙光。深夜里,他们头盔上的那束光,在我眼中,就是大爱之光、生命之光。福州是一座有福之州、幸福之城,而幸福的城市,必然洋溢着爱的温度。这个群体,正是用行动为这座充满爱的城市增添光芒。每当想起他们,感动便如清泉,自心底悄然涌起。

二十五年时光,五百多次救援,救助迷途、遇险者……他们,是全国民间山地救援队中开展救援最早、救出人数最多的队伍之一。数字的增加,意味着一份又一份的坚守;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一次毅然出行,每一个数字之下,都是一个生命的重生。清晨,当我在微信里看到他们发出的救援信息,感动的浪潮瞬间漫过心间,崇敬之情亦油然而生。

我感动于他们不忘嘱托的坚定。《习近平在福建》一书中,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朱韶明讲述过山地救援队的缘起:有一次,他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登山时,接到了一个救援电话,称在闽侯十八重溪发现有登山群众迷路遇险,需要救援。习近平同志当场指示:“灾难面前,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,建立一支专业的民间山地救援队伍刻不容缓。”2001年1月,这支纯民间的救援队伍成立,从此,这支队伍始终活跃在高技术、高难度、高风险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。二十五年风雨兼程,二十五载初心如磐。“做一件好事不难,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”一次救援或许平常,但二十五年的坚持,却足以深深打动任何人。一声嘱托,他们启程;一路前行,纵然困难重重,那份嘱托始终如灯,照亮征途。

二

我感动于他们无畏的逆行。我曾问队员:为什么求救电话多在傍晚甚至深夜响起?他们告诉我:除了受伤无法移动,更多的是迷途者直到夜色降临、心慌无助时,才在求生本能下拨

【闽都新谭】



赤子丹心照闽江

■晓醇

前一阵回闽清,与友人闲谈时得知,台山黄乃裳纪念馆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。县里斥资优化的展厅,以图文、文物、多媒体互动、场景复原及光影剧场等多元形式,全方位、可听可触可感地呈现着黄乃裳先生拓荒南洋、投身革命的壮阔一生。这份新意与厚重交织的邀约,让我当即与友人相约,于周末专程前往拜谒。

冬日暖阳铺满台山,我们循着松涛与闽江清风向纪念馆进发。转过熟悉的青石板路,一座门坊静静矗立,“彪炳千秋”的鎏金题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似在无声诉说着跨越山海的百年传奇。拾级而上,馆前广场上的黄乃裳先生石像巍然如昨,沐着暖阳的目光沉静而深邃,仿佛仍在凝望故乡的山川与南洋的碧海。四周松林已亭亭如盖,那是开馆之初,海外侨胞与家乡干群共同栽种的幼苗,如今枝干挺拔如擎天之柱,与纪念馆相伴相生,将三十载岁月沉淀为一片苍翠的守望。立于豫前,耳畔仿佛又回响着三十年前那滚烫的誓言:“这不是捐款,是给祖宗立碑,为子孙留根!”这掷地有声的话语,道尽了无数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情,以及传承先贤精神的赤诚之心。

三十年前,我身为县政府办机关工作人员,亲历了这座纪念馆从蓝图绘就到实体落成的全过程。今日重游,松风拂过耳畔,似在低语往昔岁月;指尖抚过石阶上斑驳的苔痕,恍若触摸到时光的脉络。心中翻涌着对先贤的敬仰,更激荡着对那份赤子情怀的深深共鸣。

黄乃裳先生,这位从闽清六都湖峰走出的先贤,一生以热血书写“为同胞开生路,为家国谋未来”的壮

歌。他出身清寒,却以笔为刃、以志为炬:1895年赴京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回闽后创办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《福州报》启蒙民智;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洪流,63岁高龄仍自请担当旗手,带领学生炸弹队打响福州辛亥革命第一枪;年过半百时,为给穷苦同胞开辟生路,毅然远渡南洋,在砂拉越诗巫与当地拉者签下被孙中山誉为“中国对外第一个平等条约”的17条垦荒合约,三批招募福州十邑1118名乡亲,将拉让江畔的蛮荒之地拓为“新福州”垦场。他办报启智如明灯破蒙,投身维新似火种燎原,奔走革命若磐石守志,为侨维权如长桥连情,用一生践行了“非革命不足以救亡,非拓殖不足以聚众”的坚定信念。这份爱国爱乡、开拓进取的精神,早已融入海外乡亲的血脉,成为他们漂泊异乡时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。

纪念馆的诞生,正是这份山海情深的具象见证。20世纪90年代,返乡探亲的老华侨们不约而同地向县里提议:为黄乃裳先生建一座纪念馆,让他的功绩永铭人心。1994年春,县委毅然发出筹建倡议。彼时县财政拮据,资金难题如横亘在前的大山,但县委、县政府的决心如闽江奔涌不息:“黄公当年带领乡亲下南洋,可曾等过万事俱备?”县领导随即率队勘址,最终选定台山南麓——此地俯瞰梅溪汇入闽江、浩荡东去,正是当年先辈扬帆出海、走向世界的起点。

筹资之路,更是一场撼动山海的侨心接力。一封《致海外闽清乡亲书》载着故乡的呼唤,飞越重洋,抵达东南亚的橡胶园、伐木场与街巷餐馆。回响之热烈,至今思之仍令人动容。

县财政挤出60万元启动资金,城关村无偿让出近八亩土地;印尼侨领黄双安,马来西亚侨贤刘会干、张晓卿等乡贤率先垂范,慷慨解囊;无数普通侨胞亦倾尽心力,工人积攒血汗工钱,小店主省下微薄盈余,华校学生义卖纸花攒下分毫……涓涓细流终成江海,短短三月便汇聚240万元善款,由刘会干先生亲自带回。“这是侨胞对黄公的感恩,更是为故乡‘立碑留根’的夙愿。”那一刻,在场之人无不感动——这哪里是捐款,分明是无数游子捧出的赤诚之心,是血脉深处对故土最深的眷恋!

1995年底,纪念馆庄严落成。三层主楼飞檐雕梁,背倚台山叠翠,面朝闽江碧波,卢嘉锡先生手书馆名庄重生辉。园中四季花卉轮转绽放,静静守护着这份厚重的家国情怀。主馆后方,一座典雅回廊亭与之毗邻,这是为纪念黄乃裳胞弟、甲午海战中任“致远”舰副管带、与邓世昌一同殉国的民族英雄黄乃模而建的“乃模亭”。“乃模亭”三字清峻端庄,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颖超亲题。一位是远渡重洋、开埠兴邦的侨领,一位是血战海疆、以身许国的将领,黄氏兄弟在故乡山水间再度“相聚”,并肩守望家园,铸就了精神相续的动人佳话。

在讲解员的引导下,我们步入主馆一楼大厅,正面墙上“侨史留芳”四字光彩夺目。展厅以“左海先贤,南天侨光”为主题,分为三部分:一楼追溯黄乃裳先生早年求索与南洋拓荒的艰辛历程,二楼展现其投身革命与晚年造福乡梓的肝胆赤诚,三楼聚焦闽清籍华侨的卓越贡献。我驻足光影剧场,光影交错间,“新福州”垦荒

的壮阔场景历历在目。先辈“走出去”开辟生路,后人“走回来”铸就丰碑,精神薪火代代相传。开馆三十载,这里已成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国家级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,每年接待众多访客,其中不乏专程归乡谒祖的侨胞。

走到主馆后方的“留芳碑”前,我久久驻足。目光掠过碑上一个个名字,他们中有些人一生未再踏足故土,却将毕生辛劳化作了纪念馆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。正如黄乃裳先生奉行“三不主义”(不买田、不存款、不盖房)所践行的“利他主义”,海外乡亲始终以他为榜样,爱国爱乡情怀从未褪色。改革开放以来,他们积极返乡捐资助学、投资兴业。刘会干先生不仅带头捐建馆舍,更屡屡捐资兴建教学楼,创办闽清首家涉外酒店启源大酒店,临终仍叮嘱子孙“要为家乡多做好事”。如今,其家族兴建的启源国际大酒店已成为新城地标,继续见证故乡的发展——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回家”?侨胞的心,始终与故土同频共振。

离开时,冬日的暖阳为纪念馆镀上一层金色光晕。台山的松涛深沉依旧,仿佛仍在回应三十年前那场跨越山海、众志成城的奔赴。闽江汤汤,不舍昼夜;台山肃穆,见证永恒。黄乃裳纪念馆早已超越建筑的物理形态,成为海内外闽清儿女共同仰望的精神坐标,更是连接故土与天涯的情感纽带,更是一座镌刻“爱国爱乡、开拓创业”精神的不灭灯塔。它矗立于闽江之畔,以无声的庄严照亮无数游子的归途,更昭示着:无论行至多远,血脉中的乡愁与赤诚,永远是华夏儿女最深沉的力量。

悠悠梅溪

■林朝晖

我与梅溪有着化不开的情愫!

我的故乡位于闽清县黄石村,弯弯的梅溪穿过山村。从远处望,梅溪像嵌在绿色帐幔间的一根银弦,河的四周渺无人烟,叠叠青山与人在水中相照,更添几分宁静。高山呵护着溪水,溪水从不枯竭。我的童年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度过。

我家的祖屋位于黄石村的半山坡上。童年时代,我常沿着崎岖山路往下走,没走多远,就可以看见山谷间有一个岔口,一道溪水从岔口处冒出,浩浩荡荡地汇入梅溪。再往下走几步,一望无际的沙滩便显现在眼前,沙滩上有许多条小溪汇入梅溪。

在那无忧无虑的年代,我喜欢躺在沙滩上,头枕着芳草,望着蓝天上朵朵白云,听着溪水撞击石头所发出的欢快声音,悠然自得地哼起快乐的家乡民谣。

故乡的梅溪带给我们许多快乐,她是全村人的命脉。赤日炎炎,禾苗嗷嗷待哺之时,她总用丰沛的清泉汩汩流向众生的心田,在这片土地上,我爷爷的爷爷,奶奶的奶奶,都在这生长、更迭,他们就像梅溪边生生灭灭的竹子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迈着轻快的脚步,行走在故乡的梅溪岸边,能清晰地看到鱼儿在水里悠闲地游动,草木在春风的吹拂下,频频向我招手致意。

笑语,水花四溅,阳光跳跃在水面上,仿佛唱着加油的节拍。

梅溪也许是受我们情绪的感染,开始向前快乐地奔跑,哗哗的水响,如同大海的涛声,在天地山林间经久不息地回荡,让人心驰神往,浮想联翩。

因为有了梅溪,我童年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,我爱上了梅溪,爱她的细致灵巧,爱她的温柔多情,爱她的波涛汹涌,爱她的桀骜不驯。

长大后,我随父母来到福州城区,梅溪时常出现在我梦中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梅溪那碧绿的波涛,驮载过我惬意的喜悦;梅溪那豪放的奔涌,赋予我喷泉般的激情;梅溪那潺潺流淌的柔情,撩拨起我对往事的寻觅……

近年来,闽清县以梅溪流域综合治理为目标,树立用绿水青山造福四方百姓的理念,投入大量资金,建设防洪岸堤,修建和恢复河床,建起生态水系保护系统,精心打造梅溪两岸生态景观带,探索河长制工作机制和智慧化管理深度融合,让河流造福于民,持续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。

悠悠岁月,梅溪悄悄地伴随着我的成长。我喜欢放学后,跟小伙伴来到梅溪边。站在沙滩上,只见梅溪一路喷珠溅玉,溪流中的鱼儿,乐得其所,嬉戏在天堂一般的梦境里。也许是鱼儿的兴奋感染了我们,我和小伙伴赤着脚,挽着裤脚开始戏水。霎时,欢声笑语,水花四溅,阳光跳跃在水面上,仿佛唱着加油的节拍。



那棵茶花

■苏冠生

前段时间,我回到永定区古竹乡老家的土圆楼——钦鑫楼,久久凝视着天井坪中央的那棵五色茶花树,它依然高大壮硕、生机勃勃,默默伫立在偌大的庭院内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向世人诉说着岁月如歌的故事。

我抬头望着这棵茶花,往事历历在目,内心五味杂陈。它最初是爷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栽种在老宅北兴楼的门坪,后来由于整族人搬迁至钦鑫楼,父亲把它移栽到土圆楼的正中央。细细数来,它的树龄已接近五十岁,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已经生长了半个世纪,寒来暑往,饱经风霜。

当年,爷爷在北兴楼门坪用石块砌起一个近半米宽、半米高的圆筒形花池,栽下一棵幼小的茶花树苗。那时候的我天天关注着它,浇水、捉虫,拿着树棍拼命追赶着欲侵害它的鸡鸭和猫狗。后来,为了防止它受到伤害,我找来几根竹子,捡了几根杉树枝条,做了一圈结实的“防护网”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那棵茶花树跟我一样慢慢长高、慢慢长大。

随着外出求学和参加工作,我慢慢地把它给忘却了。突然某一天,回乡的我惊异地发现它竟然长成了一棵比我还高出许多的“大树”,那一簇簇、一串串的红、粉、白的花朵挤满枝头、竞相怒放,数不胜数的、硕大饱满的花蕾点缀其中,花瓣层层叠叠,颜色浓淡交映,形态优雅,站在它的跟前,颇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美的享受。一棵茶花树怒放着娇艳欲滴的各色花朵,惊艳了十里八乡,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,引来许多人围观赏玩,驻足拍照。

从老宅门坪移栽到土圆楼内,圆形花池的直径也从半米变成了两米,而且茶花也长成了近两米高,树冠覆盖方圆近两米的区域,愈发显得葱郁翠绿、生机盎然。楼里的婶婶、嫂嫂们在茶花树底下栽种了鱼腥草。鱼腥草长高了,开出许多小白花,与树上硕大的花朵相映成趣。此时的土圆楼早已养成不准放养鸡鸭和猫狗的习俗,当年

【我思我想】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